

学生版

主编：王为国

传世 经典

CHUANSHIJINGDIAN

2



红旗出版社

2

传世经典
学生版

主 编 王为国

红旗出版社

过秦论

——贾谊

【题解】

贾谊(公元前201年—公元前169年),洛阳(今河南洛阳市)人,西汉初年的著名政论家和汉赋的最早作者之一。曾任博士、太中大夫等官,后贬为长沙王太傅及梁怀王太傅等官。他曾多次上书,陈说国事积弊,提出改革政治的建议,对巩固西汉中央政权多方出力。贾谊因识见和才华过人,深受权贵的嫉妒和排挤,致使怀才不展,抑郁而死,终年仅三十三岁。其著述经后人整理成《新书》十卷。

本篇(选自《新书》)是贾谊早期所作政论文章,以秦朝兴亡史事为鉴,肯定了秦孝公支持商鞅变法的行动,谴责秦代帝王的诸多过失,又尤其是秦始皇的暴政。因此,他力主以“仁义”治国,注意人心向背。本文是其政论文的代表作之一,不仅在政治上颇有见地,在文学界也一直被公推为上乘之作。

【原文】

秦孝公据殽(音淆 xiáo)、函之固^[1],拥雍州^[2]之地,君臣固守,以窥周室^[3],有席卷天下、包举天下、包举宇内^[4]、囊括四海之意,并吞八荒之心^[5]。当是时,

商君^[6]佐之，内立法度，务耕织^[7]，修守战之具，外连衡而斗诸侯^[8]。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。

孝公既没^[9]，惠文、武、昭襄王蒙故业^[10]，因遗策^[11]，南取汉中，西举巴、蜀^[12]，东割膏腴之地^[13]，北收要害之郡。诸侯恐惧，会盟而谋弱秦^[14]，不爱珍器、重宝、肥饶之地，以致天下之士，合从缔交，相与为一^[15]。当是时，齐有孟尝^[16]，赵有平原^[17]，楚有春申^[18]，魏有信陵^[19]；此四君者，皆明智而忠信，宽厚而爱人，尊贤重士^[20]，约从离衡^[21]，兼韩、魏、燕、楚、齐、赵、宋、卫、中山^[22]之众。于是六国之士^[23]，有甯越、徐尚、苏秦、杜赫之属为之谋^[24]，齐明、周赧（音距 jù）、陈轸、召滑、楼缓、翟景、苏厉、乐毅之徒通其意^[25]，吴起、孙臏、带佗、儿良、王廖、田忌、廉颇、赵奢之朋制其兵^[26]。尝以十倍之地，百万之众，叩关^[27]而攻秦。秦人开关延敌^[28]，九国之师，逡巡遁逃^[29]而不敢进。秦无亡矢遗镞（音促 cù）^[30]之费，而天下诸侯已困矣。于是从散约解。争割地而奉秦。秦有余力而制其敝^[31]，追亡逐北^[32]，伏尸百万，流血漂卤^[33]。因利乘便，宰割天下，分裂河山^[34]；强国请服，弱国入朝^[35]。

延及孝文王、庄襄王^[36]，享国日浅^[37]，国家无事。及至秦王，续六世之余烈^[38]，振长策而御宇内^[39]，吞二周而亡诸侯^[40]，履至尊而制六合^[41]，执捶拊（音府 fǔ）以鞭笞^[42]天下，威振四海。南取百越^[43]之地，以

为桂林、象郡^[44]；百越之君，俛（音抚 fǔ）首系颈^[45]，委命下吏^[46]。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^[47]，却匈奴七百余里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^[48]，士不敢弯弓而报怨。于是废先王之道，焚百家之言，以愚黔首^[49]。堕名城，杀豪俊，收天下之兵，聚之咸阳，销锋铸铍（音巨 jù）^[50]，以为金人十二^[51]，以弱天下之民^[52]。然后践华^[53]为城，因河为津，据亿丈之城，临不测之溪以为固^[54]。良将劲弩，守要害之处；信臣精卒^[55]，陈利兵而谁何^[56]。天下已定，始皇之心，自以为关中之固，金城千里^[57]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。

始皇既没，余威振于殊俗^[58]。

然而，陈涉，瓮牖（音友 yǒu）绳枢之子^[59]，氓（音蒙 méng）隶^[60]之人，而迁徙^[61]之徒。才能不及中人。非有仲尼、墨翟之贤，陶朱、猗顿之富^[62]；蹢（音涅 niè）足行伍之间^[63]，而倔起什佰之中^[64]；率罢（音皮 pǐ）散^[65]之卒，将数百之众，转而攻秦。斩木为兵^[66]，揭竿为旗。天下云集响应，赢粮而景（音影 yǐng）从^[67]；山东豪俊，遂并起而亡秦族矣。

且夫^[68]天下非小弱也，雍州之地，殽、函之固，自若也^[69]。陈涉之位，非尊于齐、楚、燕、赵、韩、魏、宋、卫、中山之君也；鉏耜（音优 yōu）棘矜^[70]，非铍（音先 xiān）于钩戟、长铍（音杀 shà）也^[71]，谪戍之众^[72]，非抗于九国之师也；深谋远虑，行军用兵之道，非及乡（音向 xiàng）时之士^[73]也。然而成败异变^[74]，功业相

反也。

试使山东之国，与陈涉度（音剝 duò）长絜（音谢 xiè）大^[75]，比权量力。则不可同年而语矣。然秦以区区之地，千乘之权^[76]，招（音桥 qiáo）八州而朝同列，百有余年矣^[77]；然后以六合为家、殽函为宫^[78]。一夫作难而七庙堕^[79]，身死人手^[80]，为天下笑者，何也？仁义不施，而攻守之势异也^[81]。

秦并海内，兼诸侯，南面^[82]称帝，以养四海^[83]。天下之士，斐然乡风^[84]。若是者何也^[85]？曰：近古之无王者久矣。周室卑微，五霸既殁，令不行于天下；是以诸侯力攻^[86]；强侵弱，众暴寡^[87]，兵革不休，士民罢（音皮 pí）敝。今秦南面而王天下，是上有天子也。既元元之民^[88]，冀得安其性命，莫不虚心而仰上^[89]。当此之时，守威定功，安危之本，在于此矣^[90]。

秦王怀贪鄙之心，行自奋之智^[91]，不信功臣，不亲士民，废王道，立私权，禁文书而酷刑法，先诈力而后仁义^[92]，以暴虐为天下始。夫并兼者高诈力，安定者贵顺权，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^[93]。秦离^[94]战国而王天下，其道不易，其政不改，是其所以取这守之者无异也。孤独而有之，故其亡可立而待也。借使秦王计上世之事^[95]，并殷、周之迹，以制御其政^[96]，后虽有淫骄之主，而未有倾危之患也。故三王^[97]之建天下，名号显美，功业长久。

今^[98]秦二世立，天下莫不引领^[99]而观其政。夫

寒者利裋褐(音树贺 shùhè)^[100],而饥者甘糟糠^[101],天下之嗷嗷(嗷嗷 áoáo),新主之资也^[102];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^[103]。乡使二世有庸主之行^[104],而任忠贤,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,缟素而正先帝之过,裂地分民,以封功臣之后^[105],建国立君,以礼天下;虚囹圄(音林俞 língyǔ)而免刑戮^[106],除去收帑、污秽之罪^[107],使各反其乡里^[108];发仓廩,散财币,以振孤独穷困之士;轻赋少事,以佐百姓之急,约法省刑,以持其后^[109];使天下之人,皆得自新,更节修行,各慎其身^[110];塞万民之望^[111],而以威德与天下,天下集矣。即四海之内,皆讙(音欢 huān)然^[112]各自安乐其处,惟恐有变,虽有狡猾之民,无离上之心,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,而暴乱之奸弭(音米 mǐ)矣^[113]。

二世不行此术,而重之以无道:坏宗庙与民^[114],更始作阿房宫^[115];繁刑严诛,吏治刻深^[116];赏罚不当,赋敛无度;天下多事,吏弗能纪^[117];百姓困穷,而主弗收恤^[118]。然后奸伪并起,而上下相遁^[119],蒙罪者众,刑戮相望于道^[120],而天下苦之。自君卿以下,至于众庶,人怀自危之心,亲处穷苦之实,咸不安其位^[121],故易动也^[122]。是以陈涉不用汤、武之贤,不籍^[123]公侯之尊,奋臂于大泽,而天下响应者,其民危也^[124]。故先王见终始之变^[125],知存亡之机,是以牧民之道^[126],务在安之而已。天下虽有逆行之臣,必无响应之助矣。故曰:“安民可与行义,而危民易与为

非”，此之谓也^[127]。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身不免于戮杀者，正倾非也^[128]。是二世之过也。

秦并兼诸侯，山东三十余郡^[129]，缮津关，据险塞，修甲兵而守之^[130]。然陈涉以戍卒散乱之众数百，奋臂大呼，不用弓戟之兵，钁枕白梃，望屋而食^[131]，横行天下。秦人阻险^[132]不守，关梁不阖（音合 hé）^[133]，长戟不刺，强弩不射。楚师深入，战于鸿门，曾无藩篱之艰^[134]。于是山东大扰。诸侯并起，豪俊相立。秦使章邯^[135]将而东征，章邯因以三军之众要（音腰 yāo）市^[136]于外，以谋其上^[137]。群臣之不信，可见于此矣。

子婴立^[138]，遂不悟。借使子婴有庸主之材，仅得中佐^[139]，山东虽乱，三秦^[140]之地可全而有，宗庙之祀未当绝也^[141]。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^[142]，四塞之国^[143]也。自缪公以来，至于秦王，二十余君^[144]，常为诸侯雄^[145]；岂世世贤哉？其势居然也^[146]。且天下尝同心并力而攻秦矣，当此之世，贤智并列，良将行其师^[147]，贤相通其谋^[148]，然困于阻险而不能进。秦乃延入战而为之开关^[149]，百万之徒逃北而遂坏；岂勇力智慧不足哉？形不利，势不便也。秦小邑并大城，守险塞而军^[150]，高垒毋战，闭关据阨（音恶 è），荷戟而守之。诸侯起于匹夫^[151]，以利合，非有素王之行^[152]，其交未亲，其下未附^[153]，名为亡秦，其实利之也。彼见秦阻之难犯也，必退师。安土息民，以待其

敝^[154]，收弱扶罢（音皮 pí）以令大国之君^[155]，不患不得意于海内^[156]。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而身为禽者^[157]，其救败非也^[158]。

秦王足已不问，遂过而就不变^[159]。二世受之^[160]，因而不改，暴虐以重祸。子婴孤立无亲，危弱无辅。三主惑而终身不悟，亡，不亦宜乎^[161]？当此时也，世非无深虑知化^[162]之士也，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^[163]者，秦俗多忌讳之禁，忠言未卒于口^[164]，而身为戮没^[165]矣。故使天下之士，倾耳而听，重足而立^[166]，（音钳 qián）口而不言。是以三主失道，忠臣不敢谏，智士不敢谋；天下已乱，奸不上闻^[167]，岂不悲哉？

先王知壅蔽之伤国也^[168]，故置公卿、大夫、士，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^[169]。其强也，禁暴诛乱而天下服^[170]；其弱也，五伯（音霸 bà）征而诸侯从^[171]；其削也，内守外附而社稷存^[172]。故秦之盛也，繁法严刑而天下震^[173]；及其衰也，百姓怨望而海内叛矣^[174]。故周王序得其道，而千余岁不绝^[175]；秦本末并失^[176]，故不长久。由此观之，安危之统相去远矣！

野谚曰：“前事之不忘，后事之师也。”是以君子为国^[177]，观之上古，验之当世，参以人事，察盛衰之理，审权势之宜，去就有序，变化因时；故旷日长久^[178]，而社稷安矣。

【注释】

[1]秦孝公：名渠梁，公元前 361 年—公元前 338 年在位，任用商鞅，实行变法，使秦国迅速强大。殽：殽山（在今河南省洛宁县北）。函：函谷关（在今河南省灵宝县以南）。固：险固。

[2]雍州：今陕西省东部、北部及甘肃省一部分。

[3]君臣二句：秦国君臣固守着自己的根据地，暗中打算夺取周王朝的政权。

[4]包举：象包布一样整个地包裹了去。宇内：天下。

[5]八荒：八方。

[6]商君：商鞅，卫人，好刑名之学，入秦为之变法，孝公封给他商於之地，故称商君。

[7]务：努力。

[8]商鞅辅佐秦孝公，对内订立法律和制度，奖励生产，建造攻守武器；对外运用“连衡”的战略，使诸侯各国自相残杀。连衡，又作“连横”。

[9]没：死。

[10]秦孝公死后，子惠文王驪立，在位二十七年，惠文王死，子武王荡立，在位四年。武王死，弟昭襄王则立，在位五十六年。蒙故业：继承旧业。

[11]因：遵循。遗策：遗留下来的策略。

[12]举：攻取。

[13]膏腴之地：肥沃的地方。

[14]会盟：开会结盟。谋弱秦：希图打败和削弱秦国。

[15]相与为一：互相联合一致。

[16]孟尝：孟尝君田文，齐国的贵族。

[17]平原：平原君赵胜，赵惠文王的弟弟。

[18]春申：春申君黄歇，楚人。

[19]信陵：信陵君魏无忌，魏昭王少子。

[20]此四君者四句：指孟尝君等招贤纳士，士也愿为他们出力。

[21]约从离衡：相约以“合从”反对“连衡”。合从，又作“合纵”。

[22]兼：聚合。宋、卫、中山是战国时三个比较小的国家，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已分别被其他各国所灭。

[23]于是：当时。

[24]甯越：赵人。徐尚：未详。苏秦：东周洛阳人。杜赫：周人。

[25]齐明：东周臣，周赧：周的公子。各本作“周最”。误。陈轸：夏人，仕秦亦楚。召滑：楚人。楼缓：魏相。翟景：未详。苏厉：苏秦弟，为齐臣。乐毅：为燕昭王亚卿。通其意：宣传“合从”抗秦的道理。

[26]吴起：卫人，事魏文侯为将。孙臆：齐将。带佗：未详。儿（同仇）良、王廖：都是当时的豪士。田忌：齐将。廉颇、赵奢：都是赵将。之朋：这一批人。

制其兵：替六国训练率领军队。

[27]叩关：直攻函谷关。

[28]延敌：迎击敌军。

[29]逡巡：退却。遁：逃走。

[30]亡矢遗镞：损失箭和箭头。镞：箭头。

[31]秦有余力句：秦国就能不费多大力量来利用诸侯的弱点。

[32]追亡逐北：追逐败北逃亡的敌人。

[33]流血漂卤：流的血多得把大盾也漂浮起来。
卤：櫓，大的盾牌。

[34]因利乘便三句：秦国依据形势的便利，随意宰割诸侯，把天下的土地一块块地分割过来。

[35]入朝：来朝见。

[36]延：延续，向后推。孝文王：昭襄王之子，在位一年（公元前 250 年）。庄襄王：孝文王之子，在位三年（公元前 249 年—公元前 247 年）。

[37]享国句：在位的日子不多。

[38]六世：孝公、惠文王、武王、昭襄王、孝文王、庄襄王。余烈：遗留下来的功业。

[39]策：马鞭。御：驾驶。以上两句是说秦始皇继承着六代积留下来的威力，象舞动长鞭赶马那样地来指挥天下。

[40]吞二周而亡诸侯：并吞了东西二周，灭亡了山东各国。

[41]履至尊：登帝位。六合：天地四方。指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登践帝位，控制天下。

[42]捶拊：打击，这是作名词用，指刑具。鞭笞：皮鞭、竹板，这里作动词用，鞭打的意思。

[43]百越：当时散居南方各地之越族的总称。

[44]桂林：郡名，今广西北部地区。象郡：今广西南部及以西地区。

[45]俛首：低头听命。俛：同“俯”。系颈：自己用绳带拴在颈上，表示投降。

[46]委命下吏：把性命交给了秦朝的下级官吏，听凭摆布。

[47]蒙恬：秦将，始皇三十三年奉命率兵三十万，北逐匈奴，筑长城，西起甘肃临洮，东至辽东，共长万余里。藩篱：指边界。

[48]胡人句：匈奴不敢南下到中原水草多的地方牧马。

[49]愚黔首：行愚民政策。黔首：黎民。

[50]咸阳：秦朝的都城。销锋：销熔兵器上锐利部分。意在销毁兵器。鐻：钟鼓的架子。

[51]金子：铜人。指始皇二十六年，下令收集兵器，熔铸为钟鐻金人十二，各重千万石，放置宫廷。

[52]以弱句：以便削弱人民的反抗力量。

[53]践：登。华：华山，在陕西华阴县。

[54]然后践华为城四句：然后据守华山作为城

垣,凭借黄河作为防守的城濠;高据着亿丈的坚城,下临着无底的深溪,作为固守的凭借。

[55]信臣:忠诚的臣子。

[56]陈利兵而谁何:设置驻军盘问来往的人是干什么的。

[57]金城:坚固的城。秦始皇心里自以为关中地方险固,就象有千里长的坚城防护一样。

[58]殊俗:风俗不同的地方,指边远地区。

[59]瓮牖:用瓦瓮做的窗户。绳枢:用绳子缚着的门枢。形容房屋简陋,出身贫寒。

[60]氓隶:雇农。氓:“氓”的古字。

[61]迁徙:指陈胜、吴广于秦二世元年被抽调渔阳(今北京密云县)防守边地的事情。

[62]陶朱:陶朱公范蠡,原是越王勾践的大夫,后去官至陶(今山东肥城县内),自称陶朱公。猗顿:春秋时鲁人,以盐业起家。二人均为巨富。

[63]蹶足,参加的意思。行伍:军队,兵卒的行列。

[64]倔起:突起。什佰:十长、百长。陈胜、吴广以屯长身份起事。

[65]罢散:疲困散乱。

[66]斩木为兵:斩削树木作为兵器。

[67]赢粮:携带着粮食。景从:如影随形。

[68]且夫:想起那个。指示性的发端词,比“夫”

字语气更强些。

[69]自若也以上句：秦朝的天下并没有缩小变弱，雍州的地势和郿、函的险固还是和过去一样。

[70]钁忧：锄头的柄。钁：锄。棘：戟。矜：矛柄。

[71]钅：锋利。钩戟：有钩的戟。长铍：有长刃的矛。这句话说：锄头和戟、矛的柄，并没有比钩戟和长矛锋利些。

[72]谪戍之众：指被派去防守边塞的陈胜、吴广等九百人。

[73]乡时之士：指甯越、徐尚等人。乡时：早先，从前的意思。

[74]成败异变：成功失败，大不相同。

[75]度长絜大：比比长短，量量大小。

[76]千乘之权：拥有兵车千乘的国家。权：势力。

[77]招：举。这几句话说：然而秦国凭着狭小的地盘与千辆兵车的武力，终于使八州的大众听它召唤，使原来和它同列的诸侯来朝拜称臣。从秦孝公至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前，有一百三十多年的时间。

[78]然后句：最后才统一天下，以天地六合为私有，以殽山、函谷关作为宫墙。

[79]七庙：帝王的宗庙。古代天子有七庙：昭庙三，穆庙三，始祖庙一。

[80]身死人手：指二世为赵高所杀，子婴为项羽

所杀。

[81]仁义不施二句意在：秦始皇并兼山东诸国，处于攻势，可以用“诈力”取得成功；在统一天下后，形势已经发生变化，就应顺从人民的愿望，施行仁义，可是秦朝仍用强权暴力来对待人民，所以很快就被人民推翻了，这里归结了秦朝过失在于不施仁义。

[82]南面：古代帝王的坐位面向南方，所以称帝、称王叫做“南面”。

[83]以养四海：以四海为养，享有四海。

[84]斐然：翩然，轻快的样子。这句说：天下人才，闻风归附。

[85]若是者何也：这是什么道理呢？

[86]力攻：以武力相攻伐。

[87]强侵弱，众暴寡：强大的国家欺凌弱小的，人多的国家欺压人少的。

[88]既：尽，凡是。元元之民：老百姓。

[89]冀：希望。这句说，凡是老百姓都希望安居乐业，没有不虚心拥戴皇帝的。

[90]当此之时四句：当这个时候，秦朝能不能维持威势、稳定大局、避免危亡的关键就在这里了。

[91]行自奋之智：骄傲自满，自以为是。奋，奋矜，自尊自大。

[92]先诈力而后仁义：指秦王注重权术和暴力统治，轻视仁义。

[93]此言句：这是说攻取天下和安定天下的方法、政策是不同的啊。

[94]离：并吞。

[94]借使：假使。上世：上古，汉朝时称周初以前为上古。这里指虞、夏的政治。

[96]制御其政：制订和实行他的政策。

[97]三王：指夏、商、周三代的开国君主禹、汤、文、武。

[98]今：及，等到。

[99]引领：伸脖子，仰着头。

[100]夫寒者句：受冻的人觉得粗布短衣也是好的。短褐：粗布短衣。

[101]饥者甘糟糠：挨饿的人觉得糟糠也是香甜的。

[102]嗃嗃：因饥饿愁苦而发出的叫喊声音。这句话：天下百姓饥饿愁苦，正是新皇帝施行仁义、收服人心的好机会啊。

[103]此言句：这就是说对痛苦极深的人民很容易做好事。

[104]乡使句：假使二世有一般君主的德行。

[105]裂地二句：把疆土和百姓分封给功臣们的后代。

[106]虚囹圄句：除去酷法严刑，使得牢狱空虚起来。囹圄：监牢。